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两弹元勋郭永怀

胡晓青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左）在实验室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场区集体照（前排左四为郭永怀）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事件回放

宋丹丹与编剧起争议

宋丹丹因一段“演戏不需要剧本”的观点引来众多编剧的集体炮轰，电视剧《美丽的契约》的编剧宋方金也在微博中暗讽对方随意改剧本，致使水词太多遭人骂。对此，宋丹丹在微博上直斥编剧别搞“文革”那一套，剧本要好的话就不会改了，更质疑宋方金在剧集开机时只交了少部分剧本。

宋方金近日回应强调，“两宋风波”并非骂战，而是讨论。宋方金还厘清了“演员改剧本”与剧本的二度创作之间的区别，“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演员当然有改剧本的权力，比如根据当天的气温、环境可作出改动，但这和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剧本是不同的概念。”

热点看台

剧作家**张斌**（中国剧作家协会会长）：“尊重编剧”的口水战如火如荼，中国影视行业“不把编剧当回事”这一弊象也因此发生了一次爆发。我所要说的是，中国影视之所以出不了精品，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整个行业对编剧的不敬，从制片人到导演到演员，一个个都尾大不掉，却偏偏把一剧之本的创造者编剧不当回事！

如是我闻（网友）：“二宋事件”中演员、编剧是配角，主角是电视剧制作过程中的漏洞：1、二宋提及的第一任“年轻编剧”似乎对故事大纲做铺垫但却未出现署名，体现用人制度弊端；2、导演、演员任意改剧本，体现编剧地位低下；3、编剧、演员、导演矛盾从幕后转到台前，其源头是编剧合同的霸王条款。

王斌（作家、编剧）：我只陈述个人看法，不涉及对任何人的看法，我觉得编剧界也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电影拍摄情况以及演员的心理。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还说宋丹丹改剧本事，我支持丹丹。1、若论当下演员特别是女演员的艺术水平和价值，宋名列前茅；若论通俗幽默女演员之艺术水平和价值，宋名列第一，故宋可改。2、以当下编剧整体水平之低，应鼓励二度再创作。

（据《南方人物周刊》邹金灿辑）

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历时27年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是将其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当地时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访法首站里昂参观了中法大学旧址，并称赞该校学子杰出代表、著名翻译家李治华的执著精神和学术才华令人钦佩。

3月份习近平主席访法时与李治华握手

李治华与《红楼梦》

姚 立

法译本《红楼梦》四次再版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经典之一，传入法国约在19世纪中叶，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材料显示，《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最早见诸于《法国大百科全书》上的简短介绍，其后则主要得益于几位早期旅法华人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与推介。在这批华人学者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历时27年、呕心沥血用法文翻译了《红楼梦》全本的李治华。

1981年，这部出色的法译本《红楼梦》在法兰西一经问世，便得到广大法国文学爱好者的推崇，趋之若鹜。尽管译著的价格不菲，但仍供不应求，先后四次再版。当时法国的一些书评家也纷纷发表对《红楼梦》法译本的赞美之词，认为该书的出版“结束了法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对这部东方巨著愚昧无知、令人痛心的状态”，“使人们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我们真该为属于中国的名著而骄傲”。

27年译就法文版《红楼梦》

李治华1915年出生于北平，1937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争取到公费留法机会。毕业后，李治华留在法国从事中文教育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将中国一些文学作品翻成法语，其中包括老舍的《正红旗下》、《离婚》、《北京居民》，巴金的《家》，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姚雪垠的《长夜》等十几部作品。他的译著由于中法文字功底深厚，语言流畅，较好地传达了原著的神韵，遂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当中就包括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东方知识文库》主任埃蒂昂博先生，而他的一项提议使李治华与《红楼梦》的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于对李治华的欣赏，埃蒂昂博先生在1954年的一天主动找到李治华，希望他参加《东方知识文库》的翻译工作。他并推荐李治华在《红楼梦》、《水浒》及《金瓶梅》等几部作品中任选一部进行翻译。从小便酷爱《红楼梦》的李治华听后十分高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部小说，并憧憬着将这部不朽之作介绍给法国读者的愉悦与满足。

自此，每天教书之余，李治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之中。

法译本《红楼梦》封面

那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啊！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感触最深。因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更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家庭复杂关系的缩影。由于中法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差异，有些词语在法文中是找不到相近文字的。为能更贴切翻译原文的每一个名字、每一首诗，使法国读者尽量品味原文风采，李治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推敲再三。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艰辛的翻译之路一走就是27年。

爱妻及老师鼎力相助

不过，李治华是幸运的。在《红楼梦》的整个翻译中，他的爱妻雅歌鼎力相助，润色译文，打字校对。他的老师、在中国生活了48年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也倾其暮年之力，帮他进行校审工作。

李治华与夫人雅歌 张祝基摄

雅歌是李治华在里昂留学时的同窗，法文名为雅克琳娜。在李治华的整个翻译生涯中，雅歌成为李治华不可或缺的助手，凭着母语的优势，为李治华润色译文。

铎尔孟也是《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没有他，《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就难以启动。因为，教科文组织对翻译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宏篇巨著，必须要有一位作家兼翻译家挂帅把关，才能最终获得教科文组织的同意。

铎尔孟早在1906年就来到中国，并同蔡元培等人共同创办了中法大学，教授法国古典戏剧、法国诗歌及翻译课程，一呆就是48年。铎尔孟对《红楼梦》也情有独钟，共同的爱好使他与李治华一拍即合。1954年铎尔孟回国后，就立刻将10年余生全部投入到《红楼梦》翻译的校审之中。这期间，师生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翻译中的难题。十年如一日。遗憾的是，铎尔孟1965年去世，没有能看到译著的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据《光明日报》报道）

非常好声音

●一个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果不从人性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也只有真正关注人的问题、人的命运，文学作品才能超越民族、地域、阶层的限制，成为让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作品。

——作家**莫言**认为。

●艺术的创作宗旨之一是对人类的潜能的呼唤。对于现实，不能简单地指责，而要怀着对它的感动去表现。我们的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用更多的体谅和更大的胸怀去理解它，通过电影的呈现让更多人感受它，唤起对未来的希望。

——导演**宁瀛**认为。

●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要走出自说自话的局限，努力做到“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在增强“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上下工夫，真正做到理论有实际功效，批评有切实效益。

——作家**白烨**谈文艺批评。

●不要一天到晚净想着走向世界，要先把自己的13亿观众拉进电影院。现在国内电影观众一年观影连人均一次都不到，全世界是三次到五次。把这些人拉进影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导演**谢飞**认为。

●原创是影视产业链的第一个链条，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从生活开始。生活在奔腾，人生愈加深刻，如果你不想关闭情节的大门，每一部作品都想给观众新鲜的故事，大概只有这一条路。

——编剧**高满堂**谈原创。

●中国电影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娱乐至死，大家把典型的纯粹的文化忘记了，完全抛弃了，从电影人到观众都有这种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

——电影剧作家**芦苇**谈电影现状。

●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如果不是时代跟着人的感觉走，而是人跟着时代的感觉走，那么人是可悲的，人终究不过是时代的奴隶。

——作家**梁晓声**认为。

●传统文化在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时，理应放低身段、放低姿态，以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方式走进民间，走入人心，尤其是要把握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觉意识与价值追求旨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黄朴民**认为。

●中国作家的知识产权屡被侵犯，作家自己也有一定责任。他们总是害怕浪费时间和精力，一遇上事就忍着，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不好的风气。

——**毕飞宇**谈作家维权。

（张 彬辑）